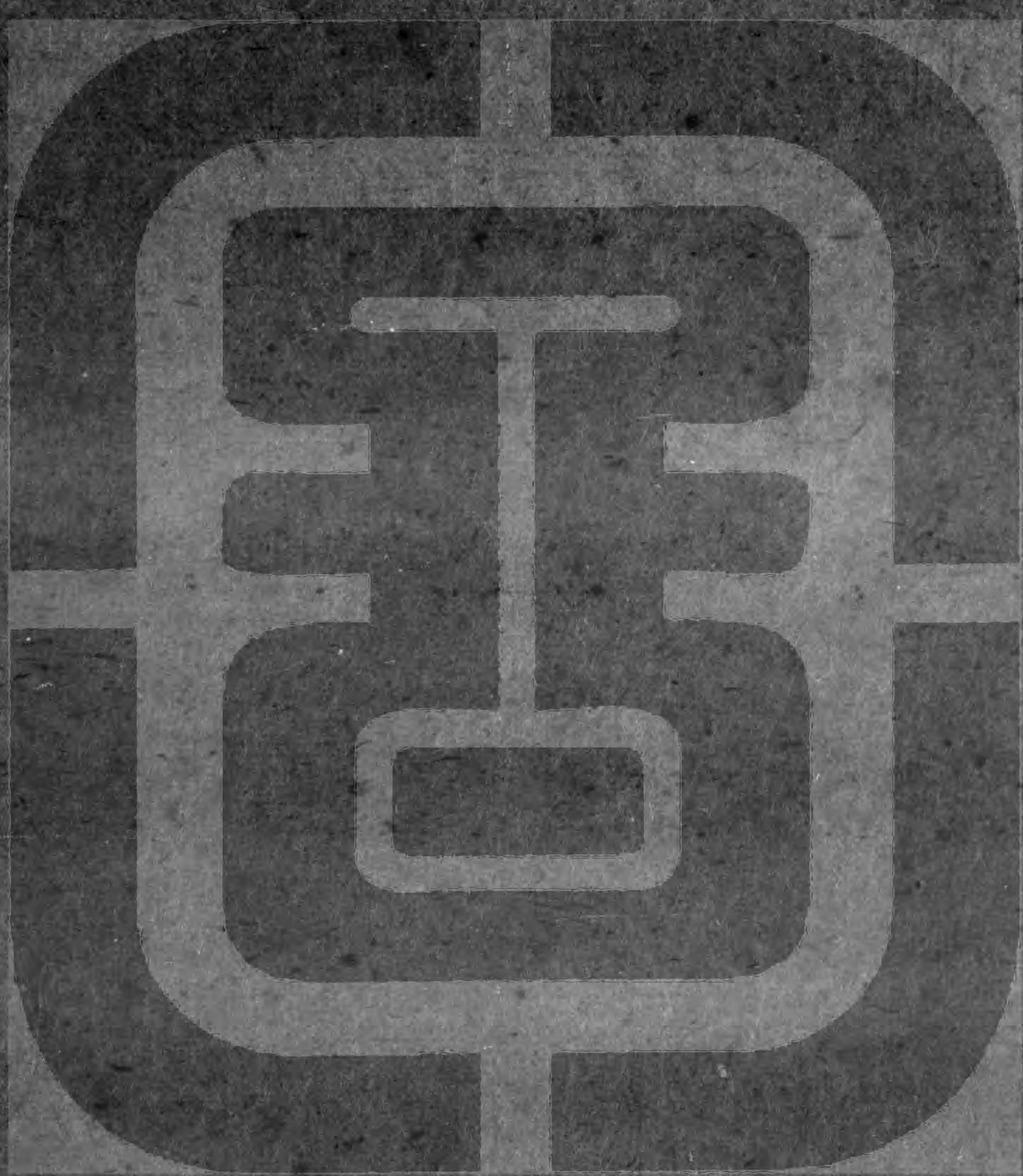

重栞宋本禮記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為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為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

P1–P5

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
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
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
研思古義之事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
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爲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於此貞觀中敕
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
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
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
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

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
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
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
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
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
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
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
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
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
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

羲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記九十一代。其又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

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蕢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祇。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

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揔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

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

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二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

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聞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

也。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

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

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覆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

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

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本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一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

勑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

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

禮記注疏校勘記序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厪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

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犂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眞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鴈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元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元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阮元記

經本

石經唐開成二年刻石所謂唐國子學石經是其中虎淵世民豫誦純恒湛等字及偏傍涉者皆缺末一筆惟月令經明皇更定與本經乖違不足據

引據各本目錄

南宋石經 宋高宗御書禮記止中庸一篇今又止存一碑自必自邇譬如登高起至篇末止

經注本

岳本 宋岳珂刻本　武英殿翻刻仿宋本

嘉靖本 此本不著刊板人姓氏書分二十卷每卷後記經若干字注若干字段玉裁定爲嘉靖時仿宋刻本但中如曲禮上惰不正之言五字譌入正義檀弓下曹桓公依注音宣一條譌入釋文即宋本當亦在附音本之後

注疏本

附釋音本 此即所謂十行本據十行本以校各本故又稱十行本爲此本爲南宋時原刻中有明正德時補頁山井鼎即據以爲正德本是也

閩本 明嘉靖時閩中李元陽刻每頁中縫著記疏字尚沿十行本舊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稱嘉靖本是也

監本 明神廟時國子監刻本每卷首有監臣田一儁吳士元等校刊重脩字樣

毛本 即汲古閣本書末有明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古虞毛氏鐫題字一行

衛氏集說 宋衛湜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其中載注疏不全亦間有刪節改次不可盡據惟當其未經刪節改次之處所據之本究係眞宋本

校本

惠棟校宋本 宋刊本禮記正義七十卷不附釋音惠棟據以校汲古閣本

盧文弨校本

孫志祖校本 校汲古閣本

段玉裁校本 校監本

考文宋板 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載宋板禮記正義與惠棟校所據宋本是一書間有不合處不及千分之一亦傳寫之譌非二書有不同也茲既據惠棟校宋本凡惠棟所有者不復載入必惠棟校所無者始

采之

浦鏜校本 浦鏜十三經正誤禮記正誤十五卷其以各本校者仍歸各本錄其以意校爲各本所無而不誤者稱浦鏜校

釋文

通志堂本 經典釋文禮記音義

葉本 明葉林宗影寫宋本

撫州公使庫本 宋淳熙四年刊本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禮記

○陸德明音義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

疏 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

事事也加禮修豚禮名禮有禮則則相氏士號則神農
兼天嬪喪五五在名起始朝也有祭嘗始鼓曰世
之地丁考禮禮伏起於昌聘又軍祀故爲又神紀之
也鼎度姓其鄭儀於黃帝氏公皇定詩禮古熊蜡明堂案之文號
八則則文康之後黃帝其二公禮揖日勿起二公即位禮未
祭爲嘉因亦成其禮見以何其禮禮考二公伊曰二公遲可
記苦二禮禮也經爲得義捷有若二公軒黃農氏煞鼎祥豐
禮也禮也公以乖起二然自知帝也卯穫草禮用世鼎
公甘賓舜后祭侯祀也六禮伏地九又神穀鬱之紀禮
因賓事時四舜伯祀且禮伏地九又豐相伊初氏
於夏天五朝典子在遂一理儀利事史豐相伊初又
禮地禮則二公男遂皇在遂皇在禮禮記也協皆氏始二公
周性皇賓禮子之皇之伏遇六口生黃二公古黃二公黃帝始
因古禮皇也上又時儀也一黃帝教者鉅鹿諸飲又郊黍
於禮皇也二公舜甘之甘禮事古有諸鉅飲又郊天
脫也曲公舜則禮事起因九九有伯鉅飲又郊天
禮甘曲征則命事則禮事古伯完禮禮事起於食鉅特牲下
則餘朕有甘古禮克則運起於賓州賢戰敬特牲豚
禮四二甘禮克則運起於遂事之牧有州敬梓二公牲豚
記禮禮也曲舜鱗於遂皇事之牧有泳鬼士伊梓
拯禮苦甘舜禮曲朕曲黍遂皇禮五賓因庶神敦
豚八舜禮舜牲二公神皇禮

庚氏風二公世年二紀九論嘉繼遂有教論八二公法
氏赫姓包略代通凡論十二公穆始帝次八則公易北
無姓也儀氏參通六二公一歷始帝次有以伏遂遂陽而
儀氏女嬪氏參通六二公一代六於王有以伏世遂皇陽爲
氏亭亭娟沒神六序也紀世紀伏世三火儀皇皇陽七
凡屋氏沒神豐紀說命九紀也紀九儀紀姓德之之也之象
十氏沒沒六豐氏蒙論不四十九廣十也公乃王時易後廢政天
五代通范大有作宗帝一九頭雅一伯燧王造易廢政天七
代紀氏氏大作之文及帝紀九代紀公一古王作道六教地政
氏氏氏氏侯十紀五一其文芳沒制燧蒙九生所之立
蒙伏英庭紀十一九龍紀二不燧包嫁出則十初蒙是
氏有氏王世紀九龍紀二一同皇儀氏以教民蒙王生蒙
儀之有皇世紀相世紀一五龍紀十同皇儀氏以教民蒙王造代禮
氏氏中紀二伏紀伯伏五龍紀公六九知子代儀民熟蒙伏皇則所也
然氏氏中伏以儀爲五禮紀公六就皇儀以爲皇食食蒙儀則所
鄭氏氏氏儀儀五禮紀公子足就禮此爲作民周作政生鄭
之氏氏氏之後紀生紀方於禮言作民周政生鄭
以氏氏氏之後也紀而伏十通叔二二之琴大古十生足八成
大庭氏高陸女娟易無儀一紀機姓姓則琴悅史一也皇八
庭氏氏天驪氏繫無用之合序注而六嫁以號二公皇初蒙論
氏氏陸通亦鄭今後洛命六爲蒙爲曰公之蒙起論

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夏商者但書篇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故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亡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

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殷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傳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子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

○雜記放此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朝會之說賓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納女之說嘉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郊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之說當賓禮也兵車

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贄棋榛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贄當婦人之贄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錄以士執贄爲賓禮故也此篇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爲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爲號若揔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爲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呂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微爲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陸曰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案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并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同矜莊貌思如宋徐息嗣反矜君冰反安定辭。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昌朱反安民哉。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正義曰此一篇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美之云耳疏謹身慎口之事。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辭者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安民哉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注禮主於敬。正義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

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荅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車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惡義不然也饒云曲禮曰人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注儼矜至儼然○正義曰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注審言至樞機○正義曰論語云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吉行者君子之樞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之發或曰以喻君子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彼爲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爲語也

可滿樂不可極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

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敖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丁丈反虛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喻從足用反放縱也樂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桀其列反夏之末主名癸紂直丑反殷之末主名辛

疏敖不至可極○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乎此故戒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爲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徧覆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禍○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滿也靡靡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爲惡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妹嬉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桀紂皆自身爲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

賢者狎而敬之

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

也月令曰雖有貴戚近習○狎戶甲反近附近之近下注內不出者皆同戚音戚本亦作戚畏而愛之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誣音無後並同積而能散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蓄勑六反賙音周樂音岳謂宋司城樂喜後有害則當能遷晉咎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此之安圖○害如字本亦作難乃旦反咎其九反重直龍反安而能遷謂己今安臨財毋苟得為傷廉也○為于偽反下為傷為近皆同臨難毋苟免為傷義也○難乃旦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為傷平也很闞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於牆○很胡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鬩呼歷反爭鬬也爭爭鬬之爭下文皆同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知音智直而勿有直正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疏賢者至勿有○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賢者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積狎謂近也習也賢者身有道藝則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儕倫易相褻慢故戒令相敬也○注狎習至近習○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奢慢貴戚謂王之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之屬言近習者王附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引貴戚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賢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疎忘○注心服至所畏○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人四科故曾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己所親幸憎謂己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散正義曰凡人貪財皆好積而不好散今謂己有畜積能賑之賙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己至樂氏○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鍾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飢樂喜請於平公云鄭於善民之望請貸民粟并使諸大夫亦貸之今不引鄭罕氏而

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斂之宋樂氏施而不斂故晉叔向
問之曰鄭之侈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
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爲能散者直取一
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
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
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廬卒於師是
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
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遷○正義曰上安據心下
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
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
害也○注謂已至近之○正義曰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
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
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
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
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
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
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
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財毋苟得○正義曰財利
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
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傷廉鄭云
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
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鬬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
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正義曰很謂小小鬬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
而有小小鬬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分毋求多者此元
是衆人之物毋得求多也故記人戒之云
所分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注爲傷至於牆○正義曰所引詩
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鬬於牆外禦
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小鬬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
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疑事毋質○正義曰人多
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已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
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
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直而勿有○正
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謙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已若不疑而荅之則當稱師
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已有此義也○若夫言若欲爲丈夫
謂我非夫○夫也春秋傳曰是
方于反丈夫也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齊側皆反

本亦作齋音同注同

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丐本亦作匄音蓋還音旋後放此

使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使色吏反幣及

疏若夫至從俗○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徐扶世反饗許兩反

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注言若至非夫○正義曰案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中軍將荀林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縠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縠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坐如尸者尸居神位坐必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齊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則齋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視下聽上是也○禮從宜者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爲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棚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注事不至善之○正義曰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還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使從俗者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注亦事至不饗○正義曰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若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

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爲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爲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祇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所居反或作疎決徐古穴反嫌戶恬反別彼列反下注下文同說音悅又始悅反注同佞乃定反口才曰佞媚眉忌反意向曰媚不辭費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辭本又作詞同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言而不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爲傷敬也人則習近爲好行爲辭費狎○侮徐云撫反輕慢也好呼報反注同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行下孟反下行脩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取於舊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己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導道藝○疏夫禮至往教○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爲且各隨文解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也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注君子至說也○正義曰此論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事○不辭費者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禮不至好狎○禮者所以辨尊

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爲好狎也○行脩至質也○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熊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於德行用爲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爲人君取師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就己故鄭云尊道藝也

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分辨皆別也官任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爲御○辨皮勉反徐方勉反上下上謂公卿下謂大夫士官音患朝直遥反涖本亦作莅徐音利沈力二反又力位反禱丁老反鄭云求福曰禱祠音詞求得曰祠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反學或爲御鄭此注爲見他本也後放此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撙祖本反趨上俱反就也向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猶共也麀牝曰麀○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母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下同狌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牝麀也牝頻忍反徐扶盡反舊扶允反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疏道德至禽獸○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爲諸事之

本言人能有禮然可異於禽獸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爲萬事之本仁義爲羣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爲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爲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爲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爲得故稱道德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雖刀之末將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衞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屬志自堅也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官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官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官三年矣服虔云官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塞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胤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爲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

爲尊故知貌多爲恭心多爲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命士昏禮云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退讓以明禮者既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猩猩至禽獸○正義曰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嘯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狸狸狀如貜純聲似小兒啼今案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宋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揔名以此諸經語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太上貴德太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大音泰注同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施始致反下同其次務施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貧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貧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販方萬反恌吐彫反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好呼報反下同懾之涉反怯丘劫反何胤云懾所行爲怯

疏大上至不懾○正義曰此一節明世禮各隨文解之○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是一事不分故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爲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

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務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玄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廿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則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太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事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爲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揔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通齊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爲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莫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爲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爲心於己爲得雖不矜伐意恒爲善謂之爲德此則劣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爲仁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從己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爲義又劣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劣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

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己爲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皐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亦大殊名不足怪也○注其民施而不惟報○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報也○其次務施報○正義曰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爲己施則望報以爲恒事故云務施報○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主尚往來○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懾怯也惑也貧者之容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負販之中必有所尊也○注懾猶怯惑○正義曰何胤云憚所行爲怯迷於事爲惑義或當然○人生十年曰幼學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有室有妻也妻稱室○室冠古亂反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艾五蓋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六十曰耆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耆渠夷反賀瑒云至也至老境也與音預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旄本又作耄同亡報反注同本或作八十日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惛音昏一音呼困反忘亡亮反又如字知音智七年曰悼悼憐愛也○悼徒報反悼臨人老雖有罪不加刑焉愛幼而尊老百年曰期頤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頤羊時反要於遙反又如字下同養道羊尚反又如字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聽吐丁反後可以意求皆不音勞如字又力報反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甘六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聞必問於老

者以荅之

制法度

疏 人生至其制○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爲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二月爲名稱幼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云十五已下皆別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具釋在冠義○三十曰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別而言之論其四面宮隆則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爲狹局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爲廣案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

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班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皓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六十曰耆指使者賀場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耋皆老也○注六十至不親學○正義曰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至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注傳家至之父○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

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漑則子孫故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八十九十曰耄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注耄惛至及之○正義曰耄惛忘也者惛忘即僻謬也○所引春秋案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七年曰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而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赦皆放免不坐也○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頤養也人年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卦文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遠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朝廷必有賢代已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讓云在朝日久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朝當爲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爲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行役以婦人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田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爲老夫言已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注几杖至耄矣○正義曰安車坐乘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

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輪輪、鄭云、乘車輪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者引左傳證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衛州吁遊、吁弑其君、完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強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自達於周、而石碏遣人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者、案士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已君自稱爲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爲外臣、又士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玉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已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飽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玉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者、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已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猶就也、○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疏、謀於至從之、○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各依文解之、○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挾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安定

其牀、社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夏遐嫁反、凊七性反、字從冰、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社而審反、徐而鴈反、皆也、○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儕仕皆反、等也、沈才詣反、皓元老反、四皓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疏、凡爲至不爭、○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今各隨文解之、○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今說一日之法、定安也、是日也、應臥當齊整牀社、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儕也、皆○在醜夷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禮也、醜衆也、夷、猶儕也、皆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大貴賤相臨、則存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注醜衆至夷、○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醜衆至四皓曰

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皆老子甲辭安車遣就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城侯呂后之子盈而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大王張敖上使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令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城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高祖欲廢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於是呂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召公數歲公避我今反從我兒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辱故恐而亡匿○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遠于萬反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僚本又作寮了彫反同官者弟大計反下注同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退不謂之退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此孝子之行也

疏夫為全行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今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也三賜三命也言為人子雖受三命之榮終不敢受車馬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注三賜至於君○正義曰云三賜不及者受命即受賜故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

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將相也云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宜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行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者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即是身八命九命之尊禮絕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成以為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合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法也車馬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辭位不辭祿其物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故州閭至稱其信也周禮司徒去王城百置遠郊遠郊之內為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

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疎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僚友稱其弟也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弟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執友稱其仁也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瑳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交遊稱其信也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能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爲差序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爲人子之事也明非惟見交遊爲善乃徧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去爲人子者出必告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行音下孟反告古毒反。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悖行孝弟○冠工喚反悖都溫反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疏夫爲至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注謂年至孝弟○正義曰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敷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爲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爲人父之端有子道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

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凡事之則正差退而鴈行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傳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凊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法也羣朋友也子夏曰吾離羣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注席以至所尊○正義曰熊氏云知四人爲節者以此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是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生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奧烏報反沈於六反處昌慮反下同棖宜衡反闑也闑魚列反結二反上時掌反凡言以上皆放此食饗不爲槩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食音嗣饗本又作享香兩反槩古愛反饌士戀反祭祀不爲尸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爲其音于僞反下注除不爲孤皆同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訾音紫毀也沈又將知反樂音洛

疏爲人至苟笑○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不然○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坐不中席者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今不云上席而言中者舊通有二一云敬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行不中

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闑闑傍有棖棖謂之門楗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注謂與至異宮。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奠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孫氏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宦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宦明也東隅謂之窔郭氏云隱闇也云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道也。食饗不爲槩者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槩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其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祭祀不爲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此明人子常禮也。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也。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注爲其至後笑。正義曰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釋不訾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荅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

孝子不服闇。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瞑本亦作冥莫定反下同卒才忽反死爲報仇讎

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

不有私財。

（疏）孝子至私財。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及事於闇中也一則爲卒有非常一則闇中行事好生物嫌故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孝子深戒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爲其友報仇讎親存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父母在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自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不純素。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及注皆同緣悅絹反縞古老反沈又古到反紕婢支反徐補移反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

（疏）爲人至純

素。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纁若有父母無太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乃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注爲其至以青。正義曰引玉藻緇冠玄武子姓之冠證冠純有吉凶之別也緇冠者薄絹爲之玄武者以黑繒爲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故緇冠玄武是吉緇冠爲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胤云繒裹卷武也云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爲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緇冠祥祭之後則緇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早喪息浪反適丁歷反

疏 孤子至純采。正義曰上言有親而不素此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內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爲注會證凡孤子悉同也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注早喪至以素。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衣似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

○幼子常視母諱。

視今之示宰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視音示誑本或作迋注同九況反欺也

童子不衣裘裳。

裘大溫消陰氣使不蟄若不衣裘裳便易。衣於既反下同夫音扶徐他佐反便婢面反易以豉反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提大兮反攜戶圭反奉扶恭反下及注奉扇奉席奉簀皆同

負劍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辟匹亦反

側也徐芳益反沈扶赤反注同呰徐如志反何云口耳之間曰呰挾音協則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掩於檢反鄉許亮反

疏 幼子至裘裳○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教本又作嚮後文注皆同屏必領反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小兒恒習效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誕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誠也○注視今之示字○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來觀視於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昏禮視諸衿鑿注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之言視正字也言古之以物示人作視字為正故云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為古視字乃作今示字故言俗誤也○童子不衣裘裳者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裘則不便故並不著也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注裘大至便易○正義曰使不堪苦者熱消陰氣則不堪苦使也此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則云二十可以衣裘鼠國君十二冠則裘裳早矣女子十五許嫁者則亦衣鼠詩云乃生男予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立必至而對○立必正方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牽行之又教之為節也奉長者之手為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負劒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正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劒謂挾於脇下如帶劒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亦令見長者所為而復習之也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為也此負謂兒在人背上曰負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云負之謂抱之○注口旁曰咡○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覆手謂弟子食訖以手循覆於咡故知是口旁也○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答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為之其禮以為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

北京圖書館藏

江西南昌府學栞

禮記注疏卷一 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此本序題如此與七經孟子考文所記宋板題式同勑字提行閩本同監本改題唐孔穎達撰五字毛本因之非舊式也

燔黍則大享之濫觴 閩監毛本同嘉善浦鏜正誤云享當烹字誤按大享見書盤庚享與饗通大饗見本經者多矣浦鏜非是

而國異家殊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而作然○凡惠棟校宋本與監本同者不載

俱以所見 惠棟校宋本作俱閩監毛本作是此本俱字闕

各記舊聞 閩本同監毛本聞誤門

南人有賀循賀瑒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校本蔚下補之字浦鏜從衞氏集說宜上補范字安下補生字皆是也○按道明當作遵明

恐獨見膚淺閩監毛本作膚此本膚誤虜

禮記正義此本於禮記正義序之後別出此篇目閩本脫監毛本無

夫禮者經天地至不復繁言也案此篇即曲禮二字下正義考文於曲禮二字下正義云正德嘉靖二本以此一段別題禮記正義四字以在正義序後亦爲重複也指此篇惠棟校宋本作禮記正義卷第一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一惠棟校宋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撰

板撰上有奉勑二字勑字提行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案七十卷正義不附音釋無此行題名此本附釋音故兼題之如此閩本始變此本題式於首行去附釋音三字又削去二臣署銜改題曰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監本又削云陸德明釋文五字毛本因之又改卷第一爲卷之一皆不如此本原題之善

禮記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禮記二字案此禮記二字不當冠此節正義上當次在曲禮上第一下如此本二卷以後題式庶爲得之

正義曰夫禮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正義曰三字

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案禮運作大經典太字多作大荀子禮論以歸大一楊倞注云大讀爲太

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元釋史作德天皇下有氏字案今本通卦

驗天皇作太皇元亦作元鄭注謂皇君也元天之始也不當如繹史所引

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君疑天字誤王當皇字誤案今本通卦驗鄭注作君字與此同又王上有代字然則王當讀爲生王之王浦鏜說非也

遂皇謂遂人閩監毛本同浦鏜從周禮序按遂人改人皇案通卦驗又云燧人之皇故可稱遂皇可稱遂人可稱人皇其實一也疏下文云自人皇初起人皇卽遂皇也使此處已作遂皇謂人皇下又何必申言人皇卽遂皇也

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閩監毛本同案左氏定四年傳正義引慮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疏二字誤衍段玉裁按本云二字衍是也

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七六二字誤倒段玉裁云禮運正義可證也

方叔機注六藝論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機作璣

案封禪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書

禮理起於太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太作大下其禮理起於太一同按作大是

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惠棟按宋本作爲體此本爲體誤爲禮閩監毛本同

然周旣禮道大用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用疑備字誤

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經禮作禮經

或一篇一卷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或作故

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惠棟按宋本有子字此本子字脫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七十二子之徒

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閩監毛本同案此是禮記之是猶下則此禮記是也之此

非謂周禮儀禮皆爲禮記也補鏜從衞氏集說按於是上補亦字大誤

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孫仁二字剜山井鼎云漢書儒林傳注子孫楊榮字宋板爲非仁卽橋仁○按宋刻漢書作楊子榮子孫師古曰子孫子榮之字也

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皇誤星之字脫

鄭衆賈逵往授業焉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授改受杜佑通典亦云鄭衆賈逵皆往受業有禮記鄭氏注五字石經嘉靖本皆有正義本亦當有觀此節正義云云是解鄭氏二字注者卽解書之名云云是解注字皆隨文詮解也此本二卷以後題當篇小目下多有禮記鄭氏注五字亦刪除之不盡者釋文出曲禮云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正義本從作曲禮上所謂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是也

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 閩監本同毛本鄭誤後案考文引宋板亦作鄭

曲禮曰節

儼若思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嚴云本亦作儼正義本作儼○按儼正字嚴假借字

乘玉路不式 閩監毛本同補鏜按玉改王

敖不可長節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敖作傲從作縱案古傲縱多止作敖從釋文出敖字並引王肅遨遊訓遨遊決不作傲字出可從云放縱也以縱訓從知亦不作縱也

敖不至可極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必由乎此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乎作於

玉杯象箸之等 閩本同監毛本箸作著案作箸是也

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妹嬉之事惠棟按宋本同閩本隊作墜監毛本隊作墜嬉作喜

賢者狎而敬之節

雖有貴戚近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案釋文出貴戚云音戚本亦作戚正義本作戚

晉咎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咎作舅嘉靖本同宋監本同案作咎者釋文本也作舅者正義本也今正義本亦作咎則後人依釋文改之疏中舅字尚仍其舊衞氏集說亦作晉舅犯○凡宋監本與監本同者不載

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已宋監本同岳本同案已已二字不同惟唐石經及宋本不誤此本以下率混作之此當作已下已若不疑同後可意會者不出

賢者至勿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賢是有德成之稱閩監毛本同浦鏜謂成字衍從衞氏集說也

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監毛本如此此本而上誤間一○閩本同

憎謂已所嫌慢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已考文云宋板慢作恨

若祁奚知其解狐是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其下有仇字

今謂已有畜積惠棟按宋本畜同已作已閩監毛本畜作蓄案古蓄多作畜

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鍾閩監毛本同浦鏜校飢改饑饑穀不熟飢餓也經典或借用飢字是飢饑二字通也

有害以否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以作與毛本作於案以與也儀禮鄉射各以其耦進鄭注今文以為與以古文與今文於誤字○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猶與也一聲之轉詩擊鼓不我以歸鄭箋以

而有小小鬬很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而作如案而如一聲之轉古通用

不知爲不知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上有是知二字考文引宋板不知也下有是知也三字

若夫節

晉士句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士丙云本亦作句正義本亦作句是也丙別爲一字音彌兗切

若夫至從俗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退而蒐乘 此本乘字模糊監毛本作乘閩本作集非

齊侯還卒 閩本同監毛本還作環是也

故云不可常也 惠棟挍宋本作也此本也誤云閩監毛本同

夫禮者節

夫禮至往教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報誤服案喪服有報程瑤田云報者同服相爲之名是故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總報總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三本不知報義妄改爲服誤甚

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嫌下有也字無疑者二字是也衛氏集說同

若主人未斂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斂上有小字○按檀弓有小字

不辭費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禮以文飾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以下有爲字○按當作文下有爲字考文誤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惠棟挍宋本此節以上爲第一卷卷末標禮記正義卷第一終案各本俱六十

三卷故無此標題惠棟又記云凡十三頁

道德仁義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幼子常視毋誣節止爲第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

分爭辨訟 石經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辨作辯岳本同釋文出辯訟衛氏集說亦作辯案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此注辨訓別固當以辨爲本字也

涖官行法 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法作灋衛氏集說同案釋文不爲灋字作音是亦作法不作灋盧文弨按云此書不應用周官字俱當作法爲是

供給鬼神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共給云本或作供正義本作供賈誼新書禮篇亦作供給○按供給字古亦借共字爲之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各本同案說文無撙字錢大昕云撙當爲䙝說文䙝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縛屈伸疑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其義皆與撙同○按䙝撙古今字

撙猶趨也 段玉裁云案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

鸚鵡能言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嬰鵡毋云本或作鸚鵡正義本作鸚鵡○按說文作鸚鵡

不離禽獸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釋文出禽獸云盧本作走獸案正義云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是正義本從作禽之證

是故聖人作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故作以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道德至禽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用禮無由得成 惠棟按宋本作禮此本禮誤理閩監毛本同

小異大同分爭辨訟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分上有○

爭則萬事通名 惠棟按宋本有爭字此本脫爭字閩監毛本同

是學職事爲官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官作宦案此本注疏中宦字皆作官卽經文宦字後改作宦若閩監毛本則字亦爲有修改疑初是官字後改作宦若閩監毛本則皆作宦唯此一字尚仍作官也

祠謂報塞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塞作賽案文選勸晉王牋云西塞江源李善注塞謂報神恩也後漢書曹節傳云詔大官給塞具李賢注塞報祠也是古報賽通作邊塞字○按周禮注正作塞塞賽古今字

既道德仁義已下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既作自

今交阯封谿縣 閩監本同毛本阯作趾案交趾古通作交云本亦作趾 交阯說文無趾字爾雅釋木注交阯釋

以禽作六摯 閩監毛本作摯此本摯誤鷙考文引宋板作贄五經文字云摯握持也經典通以爲執摯之摯與贄同○按依說文當作婜假借作摯

禽者鳥獸之總名 按白虎通是也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者亦曰禽矣

太上貴德節

太上貴德 衞氏集說亦作太閩監毛本太作大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案釋文出大云音泰五經文字大爲太假借字經典通用○按大太古今字

負販者尤輕恌志利 閩監毛本作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恌誤桃釋文作佻

宜若無禮然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然誤焉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然

大上至不懾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詩緯合神務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務作霧不誤

皇道帝德非朕所事 惠棟按宋本作事此本事誤專閩監毛本同

人生十年曰幼節

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二十作廿三十作卅案說文廿二十并也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按段玉裁云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并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也

六十曰耆石經作耆岳本嘉靖本監毛本並同此本耆誤耆閩本同五經文字云耆從老省從旨今或作老下目非則知作耆俗字其來已久衞氏集說亦作耆

八十九十曰耄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耄作耄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八十九十曰旄云本又作耄注同案耄正字耄俗字旄假借字正義本當從作耄釋文又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錢大昕云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氏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臧琳經義雜記鄭注本則無曰耋二字故曲禮注不解耋字或又益之鄭本陸氏所以斥爲妄加也案疏云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是正義本無曰耋二字○按宋監本作耄後同依說文當作耄從老蒿省聲

耄惛忘也監毛本同岳本同閩本惛作昏案衞氏集說亦作耄惛忘也嘉靖本惛作惛

亦明君貪賢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貪作尊嘉靖本同儀禮經傳通解同案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尊

人生至其制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九年教之數日惠棟按宋本作日此本日誤目閩監毛本同

冠禮云棄爾幼志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禮作義案棄爾幼志四字見儀禮士冠禮禮記冠義無之宋本非也

十五已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以案以與已字本同元禮弓下注詩文王傳帝乙已上

論其四面穹隆則宮案則下脫曰字

參天兩地而倚數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地下誤衍而地二字倚誤奇案易說卦釋文蜀

才本作奇此非用別本但偏旁省耳

年耆既艾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北史作堯年耆艾、賀瑒云 閩監毛本作瑒此本瑒誤場

故引宗子之父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校云引當云字誤

廣樹之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樹上誤隔一、考文云宋板作廣遠樹之功

老已耄而可尊敬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而作則

人年百歲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年作生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 閩監本同毛本安誤坐考文引宋板作安

謀於長者節 惠棟云宋本此節經長者問至凡爲人子者節疏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止闕

凡可以杖已 閩本同監毛本杖作扶衞氏集說同

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 閩監毛本將作持考文引宋板持作將正德本同

凡爲人子之禮節

安定其牀衽也 閩監毛本作衽此本衽誤在岳本安定作定安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通典六十八同案以安其牀衽訓定字與以問其安否何如訓省字文法同岳本爲是正義亦云定安也

四角里先生 閩本同監毛本角作角盧文弨禮記音義攷證云角係俗字宋本作角李匡乂資暇錄云漢四皓其一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誤也至於改角里爲角里則益謬矣案今所刻隸釋有四老神坐机作角里乃沿俗誤寫非必本來如此

四皓果來舍建城侯所 閩本同監毛本城作成下乃說建城侯同案建成侯呂澤也今史記漢書成字俱無土旁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節

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車馬上有受字衞氏集說同

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閩監毛本亦誤作重受此本賜誤賜此誤北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受重岳本嘉靖本同案受重與疏合

執友志同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志上有執字案執志同者與疏合見父之執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執下有友字案疏云父之執謂執友是正義本執下亦無友字

夫爲至行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受是已到之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日作目

云三賜不及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不及作三命

是其命賜相將也監毛本作相將此本相將二字倒閩本同

以代其勞公羊莊元年疏引作以代其步

內懷仁德公羊疏引作內懷至仁

使其專行閩監毛本行作征公羊疏引作使得專征

以歸祭祀公羊疏引作使之祭祀

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閩監本同毛本周誤九而云三命之賜者閩監毛本云誤亡惠棟校宋本作云考文引宋板作云並與此本同毛本三字閩上二畫似一字

其物終必受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物作賜

去王城白里置遠郊惠棟校宋本作百里置此本里字脫閩監毛本脫置字毛本去誤云

事長次弟之名閩監毛本弟作第案說文次弟字本作

綢繆切瑳閩監毛本瑳作磋案磋字說文所無陸氏大學釋文亦作如瑳然大學經疏自作磋此處正義或從瑳二字亦通用也

故稱信也熊氏云閩監毛本熊氏上誤隔一○考文引宋板與此本同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節

恒言不稱老恒字闕筆閩本同監本作恒毛本作恒岳本作恒石經此恒字漶滅以他處定之此恒字亦當作恒顧炎武謂避穆宗諱是也此本尚沿其缺筆耳

以二十未合有子閩監毛本作合此本合誤今

則正差退而鴈行也閩監本同毛本鴈作雁下鴈行同案依說文當從雁段玉裁云許意

隹部雁爲鴻雁鳥部鴈爲鵝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節

道有左右此本左字闕閩監毛本作左通典六十八左誤宅

爲其失子之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無之字嘉靖本同宋監本同

不臨深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毛本深作淵五經文字云淵說文深經典相承隸省○按依說文當作㴱㴱淵古今字說詳段玉裁說文注

不苟笑閩監毛本同岳本作笑石經作笑案說文竹部笑解闕五經文字笑從竹下犬九經字樣謂笑本字笑經典相承

人之性不欲見毀訾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欲誤敢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亦作欲通典六十八同

爲人至苟笑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閩監本同毛本閑作閒案閑閒古通用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閒爲閑如此之類亦不勞改是也

故尊者居必主奧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主作至按至字非

東北隅謂之宧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宧誤宥

東南隅謂之窔惠棟按宋本有南字此本南字脫閩監毛本同

大夫士或相往來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本來作者

孝子不服闇節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暗云本亦作冥正義本從作冥通典六十八亦作冥也

男女夜行以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男上有禮字通典六十八禮字亦無

死爲報仇讎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讎誤有考文引古本爲作謂

孝子至私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自謹愼其身不許友以死閩監本同毛本死誤私考文引宋板作死是也

爲其友報仇讎親存存須供養閩監毛本親上有也字存字不重是也

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閩監毛本同浦鏜按謂親爲朋誤道下脫親在二字

爲人子者父母存節

冠衣不純素閩監毛本同岳本同石經純字缺筆作紃後同顧炎武云避憲宗諱

爲人至純素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閩監毛本作繢此本繢作貴省去糸旁非也浦

鏜云存字衍。按浦鏜是也否則與深衣不合

孤子當室節

孤子至純采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指謂當室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當室下有者字

幼子常視毋誑節

幼子至裘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曾子兒啼妻云 監毛本作妻此本妻誤箋閩本同衞氏集說不誤

以物示人單作示字 閩監本同毛本以誤於

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二終又記云凡十九頁

禮記注疏卷一 校勘記

中國書局藏

ETD